

# 自去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我市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66个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“保护伞”60人



11月21日,经连续侦查、周密部署,董家段警方在芦淞区一处已许久无人居住的民宅中,将涉黑逃犯罗某抓获。11月29日,同案逃犯何某向警方主动投案……近期,我市警方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百日追逃大行动以来,“2·8专案”已有4名逃犯落网。

## 案例 “2·8专案”已有22名团伙成员获刑

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,“2·8专案”,是因发生在去年2月8日凌晨的一起暴力袭警案而起。当时,董家段分局刑侦民警陈友兴在侦办案件回分局的路上,发现有人乱停车堵塞交通,劝导中却遭到对方多人袭击,警方调查发现,这起暴力袭警案背后,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个黑社会性质团伙。

经查,2014年,游某与他人在我市芦淞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,非法高利放贷,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从事高利放贷、暴力讨债的涉恶团伙。同年,董某、刘某等刑满释放人员相互纠合,在芦淞区从事“地下出警”、替人平事违法犯罪活动,逐渐发展成为以此为业的涉恶团伙。游某、董某于2015年共同出资成立“东鑫足浴店”,董某、刘某共同出资成立“东鑫万利寄卖行”,团伙融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。

该组织共实施组织卖淫、非法拘禁、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、故意伤害、抢劫、聚众斗殴、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活动40余起,致5人轻伤、9人轻微伤,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。

截至目前,该团伙已有22名成员分别获刑,主要人员游某、董某,均被合并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,剥夺政治权利四年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“罗某、何某都是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,案发之后一直隐姓埋名到处藏匿。”董家段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绍,罗某今年24岁,之前有过因寻衅滋事被判刑的前科,2016年加入组织。案发之后,罗某一直藏匿在老家老宅中,深居简出,很少与家人联系,连外卖都不点。目前,罗某与何某已被刑事拘留。

## 数据 打掉涉黑涉恶团伙66个

市委政法委员会常务书记何建红介绍,自去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,全市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66个,其中涉黑组织11个,恶势力犯罪集团36个,恶势力团伙19个,破获案557起,抓获涉案成员771名,人民群众安全感、满意度得到大幅度提升。

通过深入开展集中打击整治“三贷三霸”专项行动,办理“三贷三霸”行政案件1493起,行政拘留195人,打掉相关涉黑犯罪组织2个,打掉涉恶犯罪团伙15个,查办了全市首例“校园贷”案件,判决了全市首例“套路贷”案件,发现并向市纪委监委移送国家公职人员违法违纪案件5案17人。



## 熟人借钱:“千古难题”如何解

□ 蒋胜金

这几天,天元区王先生心情低落;因为一笔欠款,他和好兄弟闹掰了,希望晚报记者能从中间协调。记者介入之后,钱是要到了,但兄弟间的感情再也回不去了。(详见本报12月3日A10版)

年关将近,这样的新闻格外能引发人们对借钱的感触。别的不说,晚报热线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来电,倾吐借钱收不回的烦恼。这些人的情况和王先生大同小异,都是借给亲友,欠条都没有打。

亲友之间的借钱问题,可以说是千古难题了。表面看,这是个经济问题,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,人与人之间收入有了高低之别,境遇难免有好坏之分,借钱作为一种有效的救济救急方式也就自然生发。社会越发展,借贷越频繁。深入看,借

钱似又成了伦理问题、品德问题乃至玄学问题;因为大多发生在熟人间,考验着彼此的交情、人品,借还是不借,借多少借少,往往令当事人百般纠结,不知如何选择。

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之难,恰恰就在于像王先生这样的遭遇在社会时常发生。两个人上一秒还在泡茶寒暄其乐融融,下一秒就因为还钱的事打在了一起,这样的场面,怎能不让出借者慎之又慎呢?民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:想要失去一个朋友,那就借钱给他。虽然偏激了点,却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声。而如果大家都这么想,可不是件好事,一个社会若全然失去互帮互助的信念,是不可想象的。

“千古难题”虽然难,但该解还得解。在社会层面,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,让普通市民能更便捷地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到钱,以市场手段解决个

人资金需求,当是根本之策。而在个人层面,一味拒绝不是办法,像网传钱钟书先生那样从不说借钱给别人,只把借钱数目打个对折送给对方,一般人也负担不起。靠谱的还是学学温州人,“亲兄弟明算账”,情归情,钱归钱,只有泾渭分明,才不会埋下伤害的隐患。说到底,借钱的深层逻辑筑基于信用而非感情,即使在熟人之间也是如此。信用不是感情,它有另一套运行规则,诚如律师所言,借钱时打一张标准借条,就是其中的规则之一。

其实,社会上固然有很多像王先生这样借钱失友的故事,但也不乏感人的信义故事。本报曾报道过的攸县九旬老人刘发生,花了三年陆续把当年无力偿还的旧债一笔笔还清,就是其中一例。总而言之,明边界,守规则,讲信用,相信“千古难题”亦有解。

(评论版欢迎投稿,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。)

## 醴陵西山记

史铁良

醴陵西山溯渌水与城区相对,近两千年来,相看两不厌。它连绵起伏如一头神兽,尾扫南门口外碧山岭,头枕西山大桥桥头,像要下河,尽把渌水。荀子有言说:“玉在山而草木润,渊生珠而崖不枯。”西山深藏着宝贝吧?不然,它横亘近十里,却处处草木润泽,郁郁苍苍呢?由于它的秀丽风光,自古以来,它便成了游览胜地。前人游西山时多有题咏,较早有唐人韩偓在醴陵所作《避地》诗,首句便说:“西山爽气生襟袖”。明人王守仁《过靖兴寺》更是将西山当作人间仙境了。

西山高200多米,有宽阔的马路依山势弯弯曲曲地通向山顶,还有许多与马路相连的石砌台阶,导引游人走向各个景点。最近我曾与学生同游西山,一路上总能见到三五成群的游人,可是与早些年相比,已没有游人如织的盛况了。醴陵城的人有晨练和晚练的习惯,每当晨曦初露或太阳西下时,登山路上的人便汇成一股洪流,络绎不绝,人们前呼后应,谈笑风生,却脚步匆匆。体力健者直达山顶,次者半途而返,老人有相互搀扶者,走走停停,累了就在路旁的长椅上或亭子中坐坐。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所写滁州百姓的游山之乐,怕也没有醴陵人登山场面之壮观吧。由于对当年登山盛况的印象太深,所以对眼前的相对冷清感到奇怪,学生向我解释,锻炼的人分流了,自从渌江两岸风光带初具规模后,沿风光带的林荫路跑步的人多了,女的则多去跳广场舞。原来如此。

青山风景佳处,多有名人墓冢,西山也不例外。上山不远处就有烈士陵园,左权将军的塑像高高挺立其中,他是为了民族的生死、国家的存在而碧血太行的。我们登上205级台阶,来到塑像下,只见将军右手持望远镜,左手叉腰,目视远方,其勇武刚毅,指挥若定的神情,就如当日金戈铁马,与日寇周旋,保卫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。我在心中默念着屈原的诗句,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:“诚既勇兮又以武,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鬼雄”。

山腰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宁调元墓,他是为反对封建帝制而壮烈牺牲的。墓旁有为纪念他而建的太一亭,亭中原有石碑,碑文系当年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撰并书,用的是楚辞体,使人想起“楚邑三户、亡秦必楚”的古语。楚地多血性男儿,左权、宁调元即是。

离宁调元墓不远,有红拂墓,我们凭吊了这位千余年前的侠女,她以慧眼识英雄著称,后随李靖南征,经醴陵,因病不治,葬于西山,没想到为醴陵添一名胜。其墓前有一石碑和红拂塑像,石碑上刻有联语:“红拂有知应识我,青山何幸此埋香。”石碑上的字迹已不甚清晰,显出岁月沧桑的痕迹。

离开红拂墓,我们继续拾级而上,终于登上了上西山的顶峰——五老峰。这里新建了一座宝塔式的高楼,名叫望江楼。楼高九层,红色的外墙,黄色的翘檐如雄鹰展翅,楼顶和屋檐盖着黄色的琉璃瓦,楼顶装饰着金黄色的葫芦状饰物。整座楼伟岸庄严,富丽堂皇。它昂首向天,雄视天下,五老峰只能匍匐在它脚下。我们登上楼的最高一层,才到走廊,醴陵市区全貌便扑面而来,鳞次栉比的万千广厦一直延绵到天



▲红拂墓 通讯员 王彦宏 摄

的尽头,苍山之下。渌江一碧,襟带城区与西山,江上的几座桥梁如长虹卧波,将西山和市区连为一个整体。在这

里,我们享受着八方来风的凉爽,欣赏着四面江山的壮丽。一时心中居然引发了一股睥睨一切的豪情,这是人们登高时的一种心理现象,李白诗就说过:“登高壮观天地间”,只有登高才能看到景之壮,也能感到情之豪。就连生于深宫之中、长于妇人之后的陈后主,平日善写男女欢爱的宫体诗,可他也写过“山河壮帝居”这种颇带豪情的诗句。如果他不出入深宫,登高纵目,岂能见到如此壮丽的山河,从而引发诗兴?这就是前人说“得江山之助”。

西山的灵魂是渌江书院。在山下的马路边建了一座石砌牌坊,上书“湖湘正学”四字,显示出它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,过了牌坊,马路两旁新建了不少亭台楼阁,还有水池花草,嶙峋巨石,小桥流水。曲折的山洞穿行其中,一到雨季,山洪便沿着山涧飞泻而下,其“飞瀑流泉喧喧,砧崖转石万壑雷”的声势不会亚于李白笔下的蜀中山水吧。这种园林布局与自然环境的结合,巧夺天工,显得古韵悠然。

渌江书院就建在这片园林的上方,在它周围古木参天,尤其是头门外几棵古老的香樟,显示出书院历史的悠久,其中一棵树干特粗大,得三人才能合抱,它的枝条伸出数十米远,荫蔽着一大片土地。从它满身的青苔看,当已阅尽数百年来西山的历史变迁,也印证了其间的人事代谢吧。只见古木树干上挂着装有液体的塑料袋,原来是在给古木

打点滴,现代科技使它们重新抖擞,焕发青春,难怪它们都枝繁叶茂,欣欣向荣。在这里,许多时候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簌簌,叶间鸟儿的啾啾,由于林木茂密,山路曲折,有时还能感受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的诗意境界。这么幽静而优美的环境,注定要成为办学的最佳去处。

渌江书院建于乾隆年间,原在城东学宫故址,道光年间迁至西山书院遗址,即今日渌江书院之所在。从西山书院到渌江书院有八百多年的历史,其间虽然中断办学多年,但从渌江书院移建西山,至今也有二百余年,一直弦歌不绝。

我们来到书院讲堂,只见堂上有讲台,摆着一桌一椅,俨然是山长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而诸生肃立、亲炙于斯的场景。虽然昔人已去,但典型尚在,令人生出道学尊严的感慨,也给人留下许多思索。书院内设有五个展览室,主要是介绍醴陵书院的发展史,它的特点是在湖湘文化,全国文教的大背景中作介绍,印证了石牌坊上“湖湘正学”四字评语的精当。由于历史悠久,办学成果显著,2013年3月,渌江书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是西山之幸,这是醴陵之荣。

西山因渌江书院更添异彩。而晚上的西山,又别有一番景色,只要不下雨,天气不是太冷,每当黄昏,西山脚下,大桥桥头的小广场上便聚集成群的人,在等着听花鼓戏。一会儿,有人推着装有音响设备的小车来了,乐队成员一就坐,一副锣鼓,几把二胡,一大一小两支唢呐,鼓声一响,管弦高奏,气氛顿时热烈起来,只见一位老者手持话筒,款款上场。乐队奏完过门后,老人便唱起了《刘海砍樵》。嗓音不见苍老,唱得有板有眼,他还辅以动作,一招一式,中规中矩。也许他年轻时在剧团待过,所以有此功底。我问打鼓佬这人多大年纪,回答说七十三岁。七十高龄尚能如此自娱娱人,活得真潇洒。接着出场是一男一女,对唱花鼓戏,看神情都在老人之列。男的嗓音高亢,女的嗓音明亮,唱到动情处,两人还携手扭起了秧歌。这种形式的清唱一个接一个,有的听众跟着演唱者轻声哼唱,有的在腿上打着节拍,有的闭目谛听,有的轻声评论。听众中有自带凳子的,还有坐轮椅的,行人也有驻足而听的。这一活动大约九点结束。

西山之夜不仅是热闹的,而且是美丽的。山路上的路灯像满天繁星,明亮耀眼,尤其是山顶的望江楼,它从上至下都装饰着彩灯,灯一亮,楼身通体金黄,如一支彩笔,直插夜空;又像镀金的菩萨,在关注着世间的芸芸众生,用它的光耀给人温暖。渌江两岸的堤上,几座桥的上下,也装上了彩色的灯管,与城区高楼大厦的彩灯相映,水中又显出它们的倒影。这样,水中、地上、空中一体黄澄澄的色彩,光辉灿烂,成就了不夜的西山,不夜的醴陵城。

西山望江楼 通讯员 王彦宏 摄



▲西山望江楼 通讯员 王彦宏 摄